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calm body of water, possibly a lake or a wide river. Several boats are visible on the water, including a larger boat with a red flag on the left and several smaller boats. The sky is blue with large, white, fluffy clouds. The water reflects the sky and the boats.

林 斋 著

为了这方山与水

中国工程出版社

为了这方山与水

林 斋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了这方山与水 / 林斋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59—4493—2

I. 为… II. 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G623.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8227 号

书 名: 为了这方山与水

作 者: 林 斋

编 辑: 羊基广

封面设计: 马一夫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海南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6 千字

印 张: 12 印张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4493—2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作者简介

林斋，儋州市光村镇泊潮村人，一九六九年临高县中学毕业后，回乡参加渔业生产劳动。一九七一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儋州市电影公司、市委办公室任职，现为儋州市文体局科员。一九八三年开始文学创作，一九八五年起发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多篇。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诗词学会会员。

林斋散文集序

周济夫

我与林斋的交往有过几次，印象最难忘的是那次与基广和他到洋浦去。正当我们在海滩上寻寻觅觅，还是他眼尖，弯腰拾起一片碎石，用手拂去泥沙，递过来，说送给你。我仔细一看，居然酷似西僧达摩的形象，头微扬，衣袂飘飘，仿佛还仆仆于道途。我回来，请欧阳忠帮忙做了一个底座，还题了一首绝句云：“西来仆仆任征尘，双袂几番雨雪侵。踏尽荆途眠海曲，懵腾尚肯指迷津？”忽忽五六年过去，这达摩像还珍藏在古董柜里。最近，林斋忽然托基广带他的散文集稿子来，欲我为之作一序文，我明知自己不是为散文集作序文的适当人选，但他们肯把我引为同调却让人心存感激，因而不顾自己的浅陋，谈一点读后的感受好了。

海南本土作者写散文的也颇不少，我以前为华子奇的随笔作序时，曾推崇过黄宏地的灵动洒脱，符史辉的浑朴入俗，以后又有王卓森的机锋颖发，潘心团的如叙家常等等，都是值得称道的。林斋的散文，许多虽然还只是风景的速写或人物的素描，但寥寥几笔，还是颇为细腻鲜活，让人过目难忘的。如他的《重上邻昌岛》写出海的原始朴野，《梳湾一夜》写出海与人的亲密无间，《洋浦湾灯火》则写出这一新兴工业港口的生机律动。他笔下的人物，如《永远的清晨》中的父亲、《梳湾一夜》中的叔叔们、《村里老人》中的珠伯、《迟到的拜谒》中的抗日烈士张绍箕，着墨虽然不多，但也是略具立体感的。笔墨最传神的应是《收获调声》等篇中的写调声，于一片天

籁中写出了生命的本真，那才是真正有穿透力的令人迷醉的文字呢。浏览整个集子，林斋情之所注、笔之所及，都离不开生于斯长与斯的儋州乡土，因为他自小就未离开儋州的热土一步，早先就是一名尝尽“醉浪”滋味的渔人，即使到县城工作后也与故土气息相通，他的写作是真正从生活中感悟而来，因此便少了许多外来猎奇者走马观花的浮泛和做作，这是他的优势所在。他把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为了这方山与水》，便透露出对家乡的一片赤诚。这种赤诚，以之为诗，就是真诗，以之为文，就是至文，从林斋集子中就可得出有力的印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代散文写作曾出现过一个比较繁荣活跃的时段，那时我刚好读中学，那些喧传一时的名家集子，诸如冰心的《樱花赞》、杨朔的《东风第一枝》、刘白羽的《红玛瑙集》、秦牧的《花城》、刘伯萧的《第一辆纺车》、陈大远的《北欧散记》等，我都是买过和读过的。那时总的文艺氛围是强调政治性，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但是散文的写作好像并非完全如此，还是允许有较为轻松的内容和笔墨，还是呈现出比较丰富多彩的面貌的。那时还出了一本名为《笔谈散文》的集子，收录的多是名家的写作体会，大抵离不开文以言志，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以及散文形散神不散等等议论。读林斋的散文，有若干篇章，就颇近似那时的文风。这自然就与时下报刊、网络上过分强调闲适，过分随意，过分个人化的写作拉开了距离。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艺，实不足怪，但未必是时下的就好，过去的就不好。语言文字作为思想感情的载体，总是需要承载一些道义的，如果只是一味的玩高深、玩潇洒，言不及义，甚至调侃、搞笑、胡扯，那不是堕为文字垃圾了吗？所以，林斋是不必为与时下的文风存在距离而气馁的，按自己固有的条件不懈前行，儋州道上也是会有茂林修竹，奇花异草，令人目不暇接之处的。

爱，在一方山水之间

——序散文集《为了这方山与水》

陈灿麟

前些日子，林斋电话上托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为了这方山与水》写一篇序，起初我有点犹豫，因为林斋80年代就在省级杂志上发表作品，海南建省后又在《天涯》杂志发表过短篇小说，获得过“天涯杯”三等奖。但想到这个生长于岛西渔村的汉子是个直率人，说了就是决定了，推卸了反而不妥，最后只好尽力为之。

翻阅《为了这方山与水》，首先为作家描绘的地方自然和人物风情所感染和折服。在《龙门写意》中，悬崖、海浪、荆棘、凉棚、渔人，交织成一幅幅儋州古朴的风情图；如黄昏，“从洋浦鼻到北炮台，连绵弯曲八公里，突然间灯火通明，停泊在港湾里的商船渔船，不甘寂寞似的，也都相继亮起灯火，一时间岸上湾里星星点点，分不清哪是楼宇的灯光，哪是船舶的灯光”。瞬间动感的文字描述，勾勒出一个现代港口欣欣向荣的轮廓（《洋浦湾灯火》）。特别是在很多篇章中，作家表现了许多逝去或即将逝去的自然和风情。邻昌岛上，鱼、蟹活泼无邪的神态（《重上邻昌岛》），临高女的履声和螺髻（《渔村留守女》）等等。当蓝天、碧海、白帆相互辉映的田园美景只能在诗歌里找到，当机船柴油机喷出的黑烟弥漫天空，而海面上漂浮着一片片油渍、塑料纸袋……林斋仍固执地推出“迎入瞳孔的这片白帆，沐浴着绚丽的霞光，在波涛间摇摇晃晃、忽上忽下，划出一个个‘之’字，……仿佛一把利剑，飞舞于色彩斑斓的空间……”（《最后一帆白帆》）。这仅仅是无可奈何的怀恋呢，还是在暗示我

们，让我们于有意或无意间亲手扼杀了这些美丽之后能有更好的反思？

散文无定法，但我对学过和教过杨朔先生的《荔枝蜜》、《香山红叶》等篇章，至今仍奉为经典。那种“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魅力在林斋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体现。如《留恋，在这炎热的季节》，文字层面上写了位于那大镇东坡路的大榕树的个头、形状、遮荫以及见证岁月的变迁，然而作者并不停留于物象的表现，而是将榕树的形象升华为“想起我的启蒙老师，想起那些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共和国这棵大树的人们，他们一如这平凡的大树，撑起荫凉，呵护我们一程又一程”，将笔端指向了“灵视”的境界。

《调声》是写得很成功的一篇作品，读过之后，仿佛能闻到一股草汁的清香。作品中那个叫“调声”的女子，从某个角度上说可算是儋州农村女子的缩影，她和同样活泼、清丽、甜润的儋州调声一起，形影相随，在儋州这块土地上，繁衍成千年不凋的传统，那情那景，足能使灯红酒绿的世界稍逊风骚。《二哥二嫂》算是一篇以外视点手法写作的已经小说化的散文，作品中朴实、内向得近乎木讷的二哥，开朗、豁达但不失温柔的二嫂，两人的形象都让人可亲，两人在彼此平淡的生活中产生磕碰，在磕碰中求得谅解，进而达到家庭的和睦。中国人历来追求和谐，和谐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在不同观点、不同声音的前提下彼此间的宽容和融入。从大的方面来说，《二哥二嫂》故事的结局，不就是我们今天正苦心构建的社会框架吗？

“万水千山总是情”。生于斯长于斯的林斋，以朴素成熟的文字，以真诚眷恋的情感，捧出了20多年于无声处苦心经营的作品结集，表达了对这方山水的热爱。一切都在行走，林斋尚年富力强，作为文友和读者，在报以掌声的同时，更期待他在今后的创作中，克服一些概念性东西的干扰，发挥自己语言特色的优势，丰富散文的文学形象，向读者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09年10月31日于儋州市三中宿舍

目 录

为了这方山与水

序	周济夫 1
序	陈灿麟 3
洋浦湾灯火	1
三月的沉思	4
呵,松林岭	7
永远的清晨	10
守住这片碧绿	14
梳湾一夜	17
造访书院	20
渔村孩子王	24
端午在家乡	28
收获调声	31
壮哉,雄性的龙门	35
送儿当兵	39
重上邻昌岛	42

· 2 ·	万唤千呼始出来	45
目 录	故乡云	47
	通什观山	50
	最后一片风帆	52
	山村牧歌	56
	龙门写意	60
	吱咀滩听夜	64
	洋浦“部族”初探	67
	“乐买乐”新盈	71
	北部湾的落日	74
	骨气与英魂永在	77
“乐大强”新盈	83	
东坡足迹尚深深	87	
光村有沙白似雪	91	
这里,活跃着一群影评迷	94	
留恋,在这炎热的季节	98	
渔乡留守女	101	
乡村的教化	105	
你在他乡还好吗	111	
不能战胜自己千万别提离婚	115	

村里有位老人叫珠伯	117	· 3 ·
我本“大某”	124	
家在东方	128	
路在乐满	135	
另类的幸福	140	
怀念	144	
投资在雅星	148	
与老土钓鱼	154	
焕爷回乡	159	
儋州风物五题	167	
狗日的零碎日子	174	
我们为什么感动	176	
三个人和他们的一滴眼泪	179	
为了这方山与水	184	
等待上帝	188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	193	
倾听庙堂里的书声	204	
谁不说俺家乡好	209	
故乡之殇	217	
盼望春天	243	

· 4 ·	寻找临高角	247
目 录	所长王强	253
	“汉奸”难当	257
	迟到的拜谒	265
	那个屋后海,那片红树林	270
	跳跃在浪尖上的歌声	275
	与花猫告别	282
	二哥二嫂	286
	夜宿夏贝湖	292
	沧桑故乡路	297
	调声	304
后记	307	

洋浦湾灯火

急浪湍流的洋浦湾,随着暮霭渐至,竟也慢慢地变得温驯起来。南岸,从寨基滩至福村坡;北岸,从洋浦鼻至北炮台,绵延弯曲八公里,突然间灯火通明。停泊在港湾里的商船渔船,不甘寂寞似的,也都相继地亮起灯火,一时间岸上湾里星星点点,分不出哪是楼宇的灯光,哪是船舶的灯光。遥遥相望的两岸,一下子被拉近了,辽阔的湾面一下子变得窄窄的。

我们驾着游艇,徜徉于洋浦湾新建成的万吨码头。这是个灯火的世界,几艘大家伙正停靠在码头旁,晚风荡涤着残存的暑气,清凉又翩然回到了被烈日烤炙的港湾里。在这惬意的凉爽中,游艇从一个又一个舷窗下滑过,从一艘又一艘山墙一样高大的船舶中间穿行。柔曼的舞曲从舷窗里流泻出来,飘散在这由灯光编织的夜空,夜色于是变得恍恍惚惚的,倒映海面的灯光也是恍恍惚惚的。来不及更详细地探讨这灯火辉煌的外轮世界,游艇便缓缓地驶进了彼岸另一堆灯火里。与商船柔和温软的灯火不同,这一堆灯火暗的更暗,亮的也更亮。在这个年轻的港湾里,一切都是新鲜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鱼货码头那边,一字摆着七八艘刚刚从远海归来的铁壳渔船,雪亮的灯光下,晃动着人们忙碌的身影。几个船员站在驾驶楼顶上,向我们挥手致意。一艘打着广西合浦船号的渔船,顶层的围栏挂满了鱼翅,仿佛在显示他们的丰登和富有。船上的渔民

光着粗壮的臂膀，认真地整理着钓具。他们每至春夏之交，就从北部湾的北面来到南面，从事猎获鲨鱼的劳作，截取其中的精华——鱼翅。他们在两边船舷上悬挂着二十几盏罩着大灯罩的茄子形白炽灯，只有一盏亮着，便把周围照得白昼似的。要是都亮起来，怕不定会把附近的海水煮沸。

钓鲨船旁边，锚着一艘拖网船，粗短的天线杆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灯，一串串垂至驾驶楼上，勾勒出渔船的轮廓，闪闪烁烁中透出几分节日的氛围。船尾甲板上，十几个汉子一边喝酒，一边击节唱歌。歌是儋州歌，俗称“调声”的，沙哑的嗓音听来韵味十足，不时引来周围船只的喝彩声。我们兴趣盎然地从小艇攀上拖网船。看见有客不请自到，歌声嘎然而止。一个中年汉子站起来，端着酒走到我面前，嘴里喷着浓烈的酒气说：“上门即是客，来，大哥敬你一碗。”未待我反应过来，他早仰起头，将一碗米酒全倒进肚子里。我们和主人们一起盘腿席地而坐，笑声伴着醉意飘散在甲板上。汉子手舞足蹈地向我们讲述他们最近一次在北部湾渔场捕鱼经过：劳兰定位仪荧屏上发现了鱼群，卫星导航仪立即校正航向，渔船全速向鱼群驶去。大鱼群被发现了！下网，下网，下网，开足马力，再开足马力，好咧！收网，轻轻来。吊秤呢，吊秤！好沉啊。慢点慢点。好，好。上来了，吊秤把沉甸甸的渔网往舱口那挪，打开网口，哗哗啦啦，仅一网就把鱼舱填满了。已经回岸卸鱼两天了，下午刚刚清仓。今夜他们是高兴，明天早上又要启航了。回港卸鱼几天来一直在忙，没有机会庆贺一下，今夜得好好喝一顿。汉子说，你瞧，彩灯都张挂啦。我随着汉子的手指看去，哦，怪不得！别的船上很少挂彩灯，而他们却一挂好几串。在这个晚上，灯光对他们而言，已不仅仅是点缀生活的饰物，而且是一个

种情绪的表露。

我曾经在洋浦湾上过夜,睡在一条小渔船上,风有点大,海浪拍打着小渔船,小渔船颠来颠去像个摇篮。怕被其他船只撞着,船夫把一盏昏黄的小马灯挂到船尾上。我枕着黑黝黝的一湾海水,不禁想起"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古诗。哪里敢想,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洋浦湾就变得如此令人眼花缭乱了。这一湾灯火,炽烈的炽烈,温柔的温柔,谁能说得清这其中蕴藏着多少喜悦和希望!

又一碗醇香的米酒递了过来。与其说这是渔民的喊阵,莫如说,是洋浦湾灯火的邀请,是这炽热生活的邀请!我接过酒碗,学着渔汉子们的样,一口气干了,滴酒不剩。满船的人都笑了,笑声清醇如酒,渲染着绚丽的灯光。醉眼朦胧中,两岸夹峙的灯火变成了大厦林立中透射出来的光,而宽阔湾面上的渔火则是大街上流动的车灯。无论岸南岸北,洋浦湾的建设者们正以如椽之笔,描绘着洋浦的今天和明天。

三月的沉思

农历三月，位于北部湾畔的家乡正是莺啼草长的季节。港湾内，风平浪静，水面如镜，小楫轻舟穿梭往来，欸乃声脆。港湾外，万里波涛，千帆竞发。

最令人迷醉的是家乡的月夜。黄昏时分，各家吃完晚饭，老人孩子便纷纷到海滩上歇凉、玩耍。为家务所缠的少妇则在家里，一边摇晃着摇篮里的婴孩，一边忘情地吟哦着催眠曲：“摇摇哩，摇摇哩，屋底栏栅种荔枝。荔枝树大结果快，龙眼开花在几时？”而这时，村前村后的树梢上，不知何时挂起了一轮桔黄色的月亮，那么近，仿佛一伸手即可抚摸它。月亮在苍老的屋脊上、庭院里镀上一层薄薄的银光，人的心情也跟这银光似的柔和。那些少男少女们洗净身上的尘埃，从各家院落里走出来，脚步匆匆地来到月圆花弄影的沙滩上，和同伴们挨在一起，尽情地享受造化的馈赠，互相倾诉着心中的秘密。不知不觉中，月亮爬上了中天，沙滩变得格外的沉静。在这万籁俱寂的氛围中，任是如何躁动不安的心，也会变得安静淡定；任是如何猥亵的眼光，也会变得纯净无邪！

长大后，我在家乡度过的唯一一个完整的三月天，是在中学毕业回乡参加渔业生产的第二个年头。那是一个多么温馨而又繁忙的季节啊！经过整整一个冬季之后，脾气暴躁的大海忽然变得温顺而坦荡起来，湛蓝的海面上，不时浮动大小不等的墨绿色，一团一团的，小的如草席，大的如风帆。这墨绿色团块，是成群的鲳鱼、马鲛、黄鱼和赤鱼等名贵鱼类浮游于海面时呈现的色彩。每一团墨绿色的浮现，都令渔人们激动不已。怎能不激动呢？有墨绿色就意味

着渔家人的柴米油盐有了保障。还记得那个五彩缤纷的黄昏,我们生产队那对围网船从港湾出发,迎着集聚在西海面玫瑰色的暮云驶去,到了出海口,舵公周真朝爬上桅樯顶上观察海面。他很快看见一椭圆形的墨绿色在离船头不远的地方浮了起来,倏忽间又消失了。他不住地闪巴着眼睛,以为那不过是一片珊瑚礁。再朝那地方扫去一眼,不对!珊瑚礁怎么会动?仔细一瞧,不禁惊得目瞪口呆,好半晌才喊出声来:快!快追!鱼!大鱼群!船上的渔民正在闲聊,听到喊话,呼的一下站了起来,撒网的撒网,摇橹的摇橹,撑竹篙的撑竹篙,一阵紧张的围追堵截,总算用网围住了鱼群。两艘渔船互相靠拢,将鱼围紧。我们忽而拉网,忽而撒网,拉拉撒撒,正忙得大口喘息,围网里头的墨绿色突然不见了。全船二十几条汉子一下子像瘪了气的球,正沮丧呢,猛听得桅杆顶上的舵公又叫喊起来,原来墨绿色浮上来了,鱼群还在网里!大家又来了蛮劲,一鼓作气把网拉上船一看,全是鲳鱼。奶奶哩,打了这些年的鱼,哪见过这好事?我们把大半船的鲳鱼运回家时,家里人还在吃晚饭。听说满载归来,她们以为开玩笑,到船上一看,媚眼笑成了一条线。

那年三月,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是满载而归,巷道里海鲜的香味四处飘散,海滩上人声鼎沸,欢声盈耳。大海的富有和慷慨,使凡是经历过那个三月的人,多少年后,还津津乐道,眉飞色舞!

弹指间二十年过去。打那年之后,我不再有机会在家乡正儿八经度过一个三月天。即便有时归家,也是来去匆匆。

今年三月,我又回家去。庭前的几株沙田柚、石榴、山荔枝正嫩叶鹅黄,有几只小鸟在树上跳来跳去,院子里静得有点凄凉。树荫下,不再有父亲站着补网的身影,也不再看到父亲那副温厚而慈祥的面孔。正在弯腰喂猪的老母亲看到我回来,沟壑纵横的脸上一愣,眼眶立时水汪汪的。一股悲怆之情抑制不住涌上心头。